言禁掖慙無討論潤色之工復兼攝於選曹實難當於
隆委甄別流品固無冰鑑之明銓綜公平未若權衡之
審深虞曠敗以速顚隮忽叨誤渥之頒俾正貳卿之秩
用過其量愧深於榮伏望聖朝收還成命畀詳練清通
之士往服厥官庶長短大小之才各稱其職所有恩命
臣未敢祗受
辭免除權兵部尚書奏狀
疏寵過優撫躬增惕竊以六曹之長實參八座之聯司

喉舌以納言允為要職上星辰而聽履密侍清光非得
真才曷膺茲選伏念臣受才樗散植性柔昏筮仕凡三
十年立朝已二八載誤辱九重之簡眷俾兼數職之清
華成章不知所裁曷代王言而潤色詳說將以反約莫
裨聖學之緝熙矧司銓綜於劇曹尤乏精明之藻鑑倏
叨成渙濫玷文昌退省其私若何報稱用過其量必速
顛隮伏望睿慈收還誤渥亟量能而授職改畀時髦使
率屬而佐王以平邦國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詵經廣廈愧無啓沃之功錫命中宸誤沐褒遷之寵顧僥踰之過甚雖庸懵以知辭伏念某初乏技能濫蒙知奬銓曹詞掖既荐叨選任之公講殿書帷復俾輔緝熙之學第慙寡見恐負隆恩謂莫善於詩固當以意而逆志然未燭厥理豈能因事以獻言遽令升進讀之班何以副殊常之眷伏望收回新渥改畀時髦言古而驗於今必有格君之益著心而入乎耳無非經世之規

第三丐祠奏狀

奏牘荐陳俞音尚閟制命為義既未忍於棄捐事君以忠詎敢懷於進退然久叨於清選愧莫効於微勞福過災生倏復有采薪之患心憔形悴豈宜陪持槖之聯苟戀寵榮必遭指議輒僭伸於三瀆期仰徹於九重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別求時彥俾居華要之班亟畀叢祠庶遂休閑之願

表

請皇帝上壽表

天祐民而作君適届千秋之節臣歸美以報上壽稱萬壽之觴條拜宸章免循彛典敢率垂紳之衆僭陳奏牘之恭恭惟皇帝陛下緯武經文勵精更始攬萬機而親政聽斷惟勤正五事以承天嚴恭自度慮乾象未循於躔次朔邊陲亟底於奠安肆筆成書欲昭至意奉卮為壽姑寢盛儀雖彰聖德之隆謙曷副臣心之深願況熾昌而艾特伸善頌之忱非耽樂之從奚損欽崇之實冀

垂淵聽勉率舊章俾陳漢殿之儀虔致堯封之祝大德
得壽永觀萬國之咸寧和氣致祥行見五星之同色

第二表

思至德以承天雖堅宸意祝聖人而使壽難斁彝儀荐
輸懇款之忱冀動穹窿之聽恭惟皇帝陛下察文審己
體仁長人長發其祥適屆誕彌之月俾耆而艾盍伸善
頌之辭尚閼俞音莫殫衷悃再斯可矣敢稽奏牘之陳
皇則受之庶展稱觴之慶願頒睿旨俯徇衆情呼萬歲

者三當同嵩高岳方千里者九盡入輿圖

第三表

萬年受祜盍伸祝頌之忱一禮成文荐闕允俞之命敢輸丹悃疊叩紫宸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誕彌厥月適逢載夙之辰俾熾而昌願介無疆之祉乃嚴恭以自度屢謙遜而不遑然四海均懽思悉需於湛露豈一人有慶觴未舉於凌煙不辭三瀆之煩仰徹九重之聽冀從衆志勿替舊章使壽使富而多男當上堯

綏交賀夷夏均懽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緝熙講學
時和玉燭三光全而寒暑平瑞應金穰五穀熟而人民
育式臨亞歲茂介繁禧臣假守鳳城阻陪鴛列去天益
遠猶隔弱水而望蓬萊迎日初長但向太陽而傾葵藿

賀皇太后冬至表

至朔同日謂之章適逢佳會壽考萬年介爾福咸慶慈
宸暢和氣於兩間溢歡聲於四表恭惟皇太后陛下齋
明雝肅富壽康寧載物含洪胞合坤元之德對時發育

助成震子之仁當一陽之潛萌宜諸福之畢至臣景迎南陸目睇東朝五百里綏班阻陪於玉筍三千年實算願比於蟠桃

賀雪表

同雲布濩適當十月之良叶氣薰烝散作六霙之瑞輝華飾物枯槁生春恭惟皇帝陛下妙道難名真機默運財成天地無私覆私載之偏噓吸陰陽協時燠時暘之證歲功攸敘農扈告豐惟皇穹隆申命之休故嘉瑞復

應期而至瓊田玉宇上下交輝桂海冰天氛埃盡洗茲
實至和之感名益彰聖德之昭融臣等密邇清光獲沾
餘潤雖實堅實好已占多黍之祥然載渴載饑當念采
薇之戍

瑞慶節賀表

十月為陽紀千秋之令節一人有慶沸四海之懽聲咸
罄東誠仰祈睿算恭惟皇帝陛下施仁發政偃武修文
叶氣薰為太平上接百王之緒孫謀以燕翼子下垂萬

世之基無疆惟休自今以始臣偏城濫攝華旦忻逢瞻
星流電繞之祥其光不夜視地久天長之算俾熾而昌

乾會節賀表

長發其祥上帝啓興王之運誕彌厥月眞人膺出震之
期罄海宇以交懽望雲天而請祝恭惟皇帝陛下厲精
思治立政任人煥乎其有文章昭乎若揭日月道則高
矣燕翼端拱于穆清天何言哉惠澤默周於普率斂時
五福享國萬年臣方次偏城適逢華旦遙瞻來隔弱水三

萬里阻造明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願符睿算

又

火德應天統式昭純祐之休電光繞斗樞載紀誕彌之節照臨所逮鼓舞惟均恭惟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抗志百王之上游神六籍之中燕翼子以貽謀求賢用吉以天下而為度偃武修文永居北極之尊高娩南山之壽臣身縻符竹目斷觚稜稽首而稱萬年莫陪虎拜宜民而受百祿願誦周詩

天基節賀表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欣載夙之辰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明並日月任人共政已歸齊國之侵疆用夏變夷復致單于之慕義自令以始俾熾而昌宜誕日之甫臨慶休祺之滋至臣縻身南土引睇北辰使富使壽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賡周雅之詩

又

天申命而用休篤生元聖臣歸美以報上敢控衷忱仰瞻北極之尊願介南山之壽恭惟皇帝陛下厲精思治發政施仁和氣致祥已獲屢豐之慶常德立武佇收善勝之功嘉與含生同躋壽域雷繞樞虹流渚當正月之始和嶽修貢川效珍罄四方而來賀臣等幸逢華旦倍激懽悰於萬斯年敬上再三之祝克昌厥後更祈千億之祥

明堂禮成賀表

類于上帝欲伸報本之儀祀於明堂爰講合祛之制神靈底豫華夏均懽恭惟皇帝陛下德冠百王教刑四海奉先思孝雖當恭默之時尊祖敬宗敢替靈承之意以禋以祀必躬必親越紼而行爰即九筵之地備物以薦式嚴三獻之儀熙事告成蕃禧茂介臣心常拱北跡尚滯南肅肅雝雝莫預臣工之顯相穰穰簡簡第祈福祿之來成

謝進讀三朝寶訓徹章轉官表

方竟疏渙渥以均頒臣等敢不拜手承休銘心圖報告于内順于外當毋忘啓沃之忠尊所聞行所知願益進光明之學

復盱眙泗州賀表

敵王所愾甫聞武烈之揚因壘而降已見齊疆之復邊烽寢息國勢愈尊竊以天道好還方篤皇家之眷王者無外當恢輿地之圖念彼不恭侵予王略爰整其旅已收八戰八克之功若往而征必獲萬衆萬全之利憫其

歸附貸彼誅夷頒額蔡城既復修其職貢茫茫禹迹佇

混一於車書茲益恭遇皇帝陛下神聖武文剛明果斷

屈此羣醜銷渤海之弄兵殲厥渠魁措山陽於奠枕餘

威所暨故壤復還端由妙算之淵深遂致膚功之日奏

臣側聆盛事倍激懽悰淮夷來求莫預召虎王休之對

青徐底定當賡韓公聖德之詩

復盱眙泗州賀皇太后表

如月之恒咸仰並明之德普天之下自無不服之思舊

境復還慈顏有喜恭惟皇太后陛下含洪光大富壽康寧至哉坤元夙贊純乾之運施于方外咸瞻太極之尊無疆惟休俾昌而熾遂使齊疆之舊重歸周版之新臣傾聽捷音敢伸善頌方千里者九盡入輿圖呼萬歲者三願同嵩嶽

潮州到任謝表

郎闈五稔深愧空餐海嶠一麾誤膺隆委已涓剛而視事敬宣化以承流伏念臣鉛槧寒生虀鹽太學決科發

策濫居龜列之前東帶立朝猥廁鴛行之末九叨清選
兩攝銓曹揣分已踰抗章薦請遂沐允俞俾循吏迭畀
潮陽之名郡實閩部之隣封便道之官遂上冢過家之
願褰帷問俗無帶牛佩犢之風凡此曲成過於自擇玆
蓋恭遇皇帝陛下達聰明目任賢使能更治民以考功
每重藩維之寄不泄邇而忘遠欲如畿甸之中遂令蓬
省之腐儒亦預竹符之遴選臣敢不奉法循理戢吏愛
民問疾苦於上聞期進昌黎之表率俊秀而就學更遵

工務更化以勵精不泄邇而忘遠知臣嘗佐郡政必能
宣守土之勞謂臣辱在宗盟或可任維城之寄遂疏涣
渥俾效寸長臣敢不祗奉邦條恪遵侯度郡國之治先
惠養當戒煩苛田里之民無歎愁庶幾報稱

謝賜宸翰表

皇祖有訓甫誦讀以終篇雲漢為章已昭回而飾物過
蒙數錫允謂殊榮竊觀歷代以來無若本朝之盛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易繼易遵昭然龜鑑肇啓億萬年之業

具存三千卷之書聖緒紹休首先取法爾英勸誦令遂
徽章式彰典學之始終自愧無功於啓沃豈期宸翰俯
賁么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朝聽
夕訪惟思謨烈之承日就月將期致緝熙之益示崇儒
而重道援肆筆以成書臣敢不拭目諦觀肅躬跽受以
報其上敢忘歸美之忱曰思無邪當體賜詩之意臣無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惶
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器不假人尤謹縈纓之錫豈期菲質猥辱殊榮臣敢不祗佩恩輝益加鞭策陳力就列愧無汗馬之勞補過盡忠冀免維鵜之刺

代期集所謝賜御詩表

玉陛臚傳已被龍光之煥寶奎寵錫復窺鳳翥之章撫己凌兢拜恩隆厚竊惟歷代設科之制莫如本朝待士之隆淳化首賜於御箴天聖載頒於大學於皇今日聿舉舊章豈徒昭藻麗之工蓋欲寓作成之意伏念臣等

躬承清問旅進大廷剴切而當帝心懇無高論昭回而倬雲漢遹拜宸章玆蓋恭遇皇帝陛下更化勵精求賢用吉官其始也欲示激昂詩以寵之俾增渙渥第愧布章之陋豈堪黼黻之華臣敢不佩服聖言砥礪臣節以承休德永懷精白之思乃賡載歌願述明良之盛

祝文

改元奏告天地社稷太乙宮祝文

伏以已安已治咸稱嘉祐之時丕顯丕承無若淳熙之

盛仰承祖武肅易歲元敢伸昭告之恭冀獲無疆之福

改元奏告宗廟祝文

伏以尊祖敬宗期修洪業體元履正肅易休名以奄甸於嘉師冀緝熙於純嘏顧垂昭鑒永底丕平

改元奏告諸陵祝文

理內御外期集大勳建號紀元盍遵先烈爰取嘉祐盈成之盛復參淳熙振起之規尚冀鑒臨永垂孚佑

諸陵補種祝文

有翼有嚴盡謹寢園之奉既種既戒冀增林下之蓄庸
表孝思敢申昭告

太廟祖宗帝后神主權奉安祝文

伏以謹涓剛辰興工繕治別嚴齋宇暫安晬容俟匠事
之告成奉眞游而來復

告遷祖宗帝后還殿祝文

比嚴別宇暫安晬容玆繕治之告成奉神靈而來復用
申昭告仰冀鑒臨

顯宮皇后下宮修換了畢告遷神御還殿祝文

顯宮攢殿已畢繕修爰擇剛辰奉還神御敢伸薦告仰冀鑒臨

立春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

立春之日實開一歲之端受祿于天尚冀十神之祐仰騰碧篆俯控丹衷伏願仙馭下臨高真洞鑒使壽使富更多男子之祥俾熾俾昌益羡泰元之筴

孟春朝獻祝文

伏願受社既多降年有永自今以始舉無敵國外患之
虞邇求厥寧復見嘉祐淳熙之盛
伏願自天錫羡如川方增使壽使富而多男克昌厥後
宜民宜人而受祿永孚于休

立夏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

四月維夏盍嚴太乙之祠五福錫民敢覬明神之佑仰
騰碧篆俯控丹衷伏願萬國咸寧復見昇平之象三時
不害用成豐稔之祥

嶽廟眞聖諸廟祝文

惟時季秋萬寶告成民安田里枹鼓不驚何以臻茲緊

神之靈報有彝典某敢不誠尚祈終賜永庇羣生

嶽廟聖帝祝文

岱宗四嶽春首四時祀有彝典其敢不祇雨暘時若泰

稷咸宜帝其念哉

告謝嶽瀆祝文

涓選吉辰稱秩宗祀既獲顧歆之况敢修望秩之儀仰

冀洪休永扶景祚

謁諸廟祝文

某濫叨郡寄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聰明正直作善降祥某敢不奉法循理謹終如始以祈神之休自信如此尚其鑒之

又

凡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必於春致享焉兹舊制也矧今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皆神之休敢不謁祠下以祈終

庇尚其鑒之

又

聰明正直保佑一方物無疵癘家用平康仲春蕆祀敢

替舊章尚祈終惠錫以豐穰

又

某猥以踈庸假守茲土實與有神分職幽明凡治獄宣

敎某不敢不任其責至於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則惟神

是望視事三日謹祗謁於祠下

廣德軍廣惠廟祈雨祝文

歷時不雨屢致禱祈三日為霖兾垂感格雖閒蒙於潤澤猶未浹於焦枯敬遣廷紳祇謁祠宇仰騰碧篆俯控丹衷正直聰明願鑒忱恂之懇霑足優渥用成豐稔之祥

天目山龍井大雄山祈雨祝文

伏以六月不雨豈勝旱暵之虞三日為霖願沐霑濡之賜雖屢伸於祈禱猶未遂於感通爰遣廷紳偏走郡望

嗟鬱攸為沴民生已困於煎熬尚膏澤愆期歲事必遭於荒歉願垂陰相俯鑒衷忱龍翔而景雲興沛為甘霔穀熟而人民育迄用康年

龍井迎水祈雨祝文

七月不雨深懷卒歲之憂三日為霖冀遂有秋之望敬憑道侶往叩靈湫丐勺水以迎還竭寸衷而致禱願垂孚佑亟賜感通龍翔而雲霧興大沛滂沱之澤穀熟而人民育永消旱暵之虞

工云始前告是宜

後庵祈晴祝文

大田多稼將遂有秋驟雨終朝浸成積潦恐三農之觖望仰二佛以投誠伏願以慈悲心出方便力現眉端一毫之相盡掃妖雲使鄞江千里之民同瞻佛日

又

三日為霖雖免旱乾之慮大田多稼適當成熟之時恐或浸淫必妨刈穫願軫慈悲之念曲垂覆護之私迄用

康年毋以陰而以雨亦有高廩庾如櫛以如墉

又

零雨其濛恐妨刈穫先事而慮盡罄禱祈謹載啓於法筵顧曲垂於終惠舉頭見日咸欣赫赫之光納稼如雲俾遂穰穰之慶

獲感應奏謝祝文

齋心滌慮屢致禱祈轉陰為晴已蒙應格幸免浸淫之患敢稽報謝之恭所欲必從行遂千倉萬箱之積自今

以始更慶五風十雨之祥

否若何決擇旁搜博采固欲獲實才之用而雜偽假真若何考察官吏非不戒飭而苟且如故法令非不申嚴而奉行不虔士氣當振何以為風勵之方民俗未厚何以為感化之術蠲免租賦則羣計必乏賑卹流移則廪給難繼楮幣折閱而秤提無策國用窘匱而科撥無已凡此十事皆當今之急務詎可不慮以不圖或欲循名責實或欲信賞必罰或欲久任而責成推而行之不知何者為先歟然此皆治内也而治外尤不容緩權時施

宜雖欲息民思患預防盍先強本守江淮而防海道復侵疆而修關隘求將略而擇邊守綏御歸附之衆招集奔潰之卒置游擊以為應援改城壁以據險要此皆關於備禦之大計伊欲處置得宜夫豈無策而或者乃曰地利不如人和用儒則無敵於天下豈衆心成城而道德之威自能成安強歟夫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所謂待之者又果何術歟昔宣王任賢使能內修政事而中興之功不旋踵而至豈天下無難為之事特患夫

無必爲之志歟子大夫通達國體必有切時之論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名試館職策問

問當天下多事之秋而欲興起治功者其大要有四曰國論曰人才曰民心曰軍政葢國論不定則無以爲立治之規人才不擇則無以爲濟時之用民心不固軍政不修則何以理内而禦外哉今之國論何如也言戰者則曰整師修戎可以挫敵鋒而強國勢而和豈足恃言

守者則曰深溝固壘可以捍外侮而安邊境而戰未可輕言和者則曰與其驅民於鋒鏑而勝負未可知孰若結好以金繒而戰爭為可息而或者又曰和雖不足恃可以款敵而為備禦之圖戰固不可輕然或遭侵擾必不免兵刃之接又安能自守耶異論迭起規模不定其將何所適從歟令之人才何如也靜重者或譏其緘默論辯者或指為沽激夫無所可否固無益於成敗若不激不隨則似是而實非者也以訐為直固未免於矯亢

失宜或至於紛撓軍政不可以不修今日招募雖多徒耗廩稍而脆弱難用豈訓練之不精耶抑紀律之不嚴耶官資多轉而兵不激勵遇敵輒退豈賞罰之不明耶抑號令之未孚耶以民兵而補官軍之闕額就使戍邊而口劵之費可省不知其果樂從乎募民船以防江海之要衝分番更代而舟師之勢益壯不知其果無擾乎夫國論明則人才皆為吾用既為吾用則結民心修軍政當有任其責者何患治功之不立哉然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特患乎人主無必為之志今勵精思治廣覽兼聽不為不勤而悠悠歲月未覩成效豈徇名失實而是非之未明耶抑惑於羣議而施行之不力耶作而新之必有至當之論悉著於篇以備上之采擇

問守邊備塞當世之急務也築城壁固關隘修器械明斥候固不容緩乃若極邊之郡守沿邊之民兵尤有關於捍禦之計可不思所以區處之方且極邊之郡與敵對境使為守者貲兼文武固能隨機而應變若素不知

兵或遇警急豈不倉皇而退遁故邇日多用武臣豈非以其勇於攻戰足以當敵人之鋒耶第民事或非素習儻以馭軍之法施之治民豈不為民之病昔李漢超守關南能禦契丹之悍郭進守西山能備并人之寇則任武臣以守邊郡乃已然之明驗也然侵掠之罪不法之訴當時俱不能免此又不容不慮毋亦付郡事於倅貳而使之不得專焉第兵民之事既分守倅之權相敵施行之間寧免扞格恐因爭以召釁其將何以處此沿邊

之民習於鞍馬嫺於擊刺因而用之豈不足為官軍之助然官軍有月廩有口券至於臨敵猶逡巡而不進為民兵者自耕自食乃欲拘以團結豈能保其無擾驅之鋒鏑豈能責其用命然李抱眞為懷澤留後三丁擇一蠲其傜租給其弓矢三年皆為雄邊子弟此又已試之成效也豈今日不可行乎而或者猶慮夫出戰則民兵當其鋒論功則官軍攘其賞又慮夫踐蹂之境田菜多荒廩食不繼而官又從而點集恐非所樂尚何望其協

心以捍禦乎又將何以處此夫邊郡屬於制帥尚㫌别
淑慝加以勸懲孰不奉法而循理然拘以文法恐非所
以待豪傑毋亦錄其功而略其過可乎莞榷貿易悉以
與之使之募驍勇以為爪牙而許其便宜從事此乃待
邊郡之法不知果可行否夫沿邊之民室廬妻子皆欲
自保而官軍出戍惟欲思歸若給以糧食而俾之守禦
必皆盡力又擇其願為兵者填刺官軍之闕額就使屯
戍不惟免更代之勞又復省生券之費不知果可行否

夫識時務在俊傑必有確論其悉陳之以備上之采擇
問西掖演綸北門視草所以賁飾皇猷而黼黻政化非
學問該洽詞章宏麗不足以膺是選此詞科之所由設
也故必試之以駢儷律之以程度參之以記問合則取
否則黜而眞才實能皆可網羅收拾以為異日之用然
唐人有言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旣曰宏
博則豈容以是求之然唐世之設是科乃得人為盛不
惟詞章典麗斐蔚有古風而操守端正者有人仁義論諫

者有人望冠一時者又有人則是科之設豈不足以得異能哉然學如退之文如退之乃屢試而不中又何歟愈謂所試之文類於俳優使屈原孟軻與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必知其辱焉愈之為是言也其亦有激而云乎抑當時之預選者果未有可觀歟愈雖不預此選而鋪張揚厲之文乃編之詩書而無愧是則取人之道似未可以科目拘也恭惟國朝尤重是選或分二日而試以四題或分三日而試以六題多或取於十人

少或取於二人或處以館職或畀以學官取之既精擢之復亟而名公鉅卿多繇此出今日是科非不設而應者少命題非甚艱而中程者曠數舉而未聞焉豈人才獨盛於昔而嗇於今耶抑程度既拘而才識傑異者不肯屑屑以求合耶取之者既艱習之者必怠繼是益乏人焉則又不容不慮也或者欲寛其制謂無掩其所不備惟較其詞藻之工拙庶幾應之者多而取之者易或又謂以宏博設科而不責其記問則人人皆能又非所

以籠傑異之才劑量輕重其將何適而可昔楊龜山謂宏詞之試乃以文學自售古人得已似不如此使士夫皆以是為戒則是科豈不為虛設哉不然其必有說也願併陳之以祛所惑

武學公試策問

問文事必有武備五材誰能去兵然兵凶器戰危事一勝一負強弱係焉故為國者莫難於擇將而為將者尤莫難於用兵苟無其法則何以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

勝是則六韜三略與夫孫吳等書豈非兵家之龜鑑乎
用之則勝違之則敗斷斷乎其不可易也然歷觀史冊
乃有取舍不同成敗變異又不能無疑焉教得其道士
乃可用固也乃有非素拊循之士而能用以克敵何歟
法令不明百萬何益固也乃有行無部曲未嘗遇害又
何歟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此量敵而進之意也或者乃
以五千當百萬之師得無衆寡之不敵乎而淝水之戰
乃以是而勝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此審勢而陣之法也

或者乃使萬人為背水之陣無乃捨安而就危乎而井陘之戰因此而捷四勝者獘五勝者禍是兵不貴於常勝也而七擊匈奴斬獲甚衆者卒能收河南而置朔方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懼激之以生變也而輕騎夜追至二百餘里者乃能走單于而獲首鹵此皆不合兵書而自有以取勝豈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耶抑隨機應變自有妙筭不容膠柱而調瑟耶若然則兵書所載亦未可執之以為據也然謂其果不足據歟則

張良得一編已能決千里之勝充國學兵法又能成降羌之功謂其果不可舍歟則趙括讀父書何不免長平之敗去病不學古兵法何亦成封狼居胥之勲此尤所未喻者然猶有可諉至於兵書所言乃有自相矛盾者又豈容無辨既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又曰待其成列而始鼓既曰啓於元龜吉而後舉又曰不卜筮而事吉既謂詭道矣復謂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既云使貪矣復云内貪外廉是謂溢端若是之類不一而止不知何者

為當夫自黄帝以至於漢言兵者一百八十二家今存於世可以為兵家軌範者葢亦無幾而其說猶未免有疑焉諸君講學待問其必有折衷之論願詳陳之以袪所惑

問世之學為武者視書而考兵謀案圖而習陣法知此而已矣且兵之奇變左計右數出於臨時則書固有不能盡者方此之時不知圓機以接奇變則昔之所學者是古人之糟粕已尚安足以赴用哉今將試之以兵術

優劣是必名見於殿陛之間諮訪於論奏之頃則賢否眞僞庶不能爲吾之惑矣漢之宣帝每拜守相輒親見問考其所行以質其言唐之元宗刺史陛辭皆令詣側門以俟進止宜若可以察人之能否矣意一時吏治皆如黄霸之守潁川眞卿之守平原然八萬餘口猶得以肆其僞增之欺二十四年猶不能堅爲守禦之計豈二君識見之未精耶抑臨遣之際徒能察其言貌而名實不相應者未容以遽知耶恭惟孝宗皇帝留意吏治郡

於天下其可不以是為先乎然一人之見有限四方之才無窮苟不采之公言求之薦舉則眞才實能果何自而上達哉故唐虞之時必曰疇咨僉曰伯禹則使宅百揆僉曰伯夷則使作秩宗益作朕虞垂作共工亦皆於僉言之中求之薦舉若是固足以得人矣然登庸之任豈嚚訟者之所宜處而放齊舉之子采之若豈象恭者之所能任而驩兜舉之湯湯洪水豈方命圮族者所能治而四岳舉之夫明明在上穆穆在下賢否固易知也

而所舉之人未免若是何耶曰吁曰咈固俱知其不可矣而績用弗成者猶待於試而後已何耶豈知人之道固自古之所難歟夫采之薦舉猶未足信則用人之道又將何所據歟迨至後世知人善任莫若高祖求文武如不及莫若武帝蕭何薦韓信則用之魏無知薦陳平則用之或以其善用兵或以其智有餘信而任之宜也然周昌白見四人既知其不能為將矣而封各千戶是果何意豈創業之初急於用人不考其素不求其全耶

不進賢者退不察廉者免葢恐實行之士壅於上聞而搜求惟患其不廣也然薦人起家至二千石復不免君除吏盡末之責何耶豈招賢乃人主之柄而人臣非所當專耶不然其必有說也恭惟主上以上聖之資膺維新之命勵精思治側席求賢乃者渙發綸言播告中外使舉賢能才識以備選用猗歟休哉雖禹之勤求賢士湯之立賢無方何以過此然薦牘交馳其比如櫛將悉加旌擢則清資華秩固不能徧將拔尤取穎則名美實

乖者亦未易辨以薦舉之多者而用之歟則頭鑽肘刺巧於經營者或得以售其欺即達官之所薦者而用之歟然為官擇人惟才是適又不當以所主之人為輕重也况夫親故之黨緣勢要之囑託又有所當察者若所用非所舉所舉未必用則詔旨丁寧又豈直為觀美哉令欲在朝無倖位在野無遺賢將何術而可願聞至當之論有司將以獻焉

省試策問

問有循吏有能吏奉法循理愛民厚俗者循吏也治劇剸繁發姦擿伏者能吏也然優游和緩者多悶悶之政振厲奮發者有赫赫之聲能者固可與集事矣乃若漢文之世吏皆廉平而黎民至於醇厚武帝之吏罕以治化稱而海内謂之虛耗則循者又豈不足與共治哉宣帝留意吏治黄霸龔遂朱邑之徒既以循而用廣漢翁歸張敞之徒復以能而進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然賊殺不辜者復拜刺史僞增户口者亦蒙顯賞不幾於

濫乎豈使功不如使過而賞疑從予固不害為近厚耶
夫曰循曰能皆有可紀史臣乃獨傳循吏而不及能吏
豈循吏以德能吏以才才固非德之比耶今日循吏雖
不乏人而以能名者比比皆是豈循吏不矜伐百姓無
稱而多多益辦者每易於自見耶但用人之道不可偏
尚事功之末集有才者固所當用至於化民成俗厚下
立本所以壽國家之脈者又豈才勝德者所能為哉然
寬厚有餘者隣於委靡每為人所厭振厲敢為者事固

不辨多為人所喜而識者之論則曰委靡之弊止於廢事趣辦之過必至病民一或不審則相師成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令九重厲精思治為官擇人用循吏以惠民而不至廢事用能吏以辦事而不至病民其將何術而可諸君通達國體豈無至當之論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當理内御外之日思患而豫防隨機而應變固足以為彊本折衝之計然將不擇兵不練功不賞亦不能以

集事夫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是將不容於不擇也
而敗諸崤者乃能決焚舟之勝少不更事者亦能奏泜
水之捷豈能否難以逆料成敗不可論人未可預擇於
其初必要終而後見耶士不素厲難使死敵是兵不容
於不練也而非素拊循之士反能成背水之功無部曲
行陣者亦能使匈奴之畏豈兵無強弱惟顧所用亦不
在於蒐練之有素將苟得人自可以計而取勝耶慶賞
信必則有功者勸是有功不可以不賞也然黜布一見

地將皆有謀兵俱用命而慶賞所加各當其功則感激
思奮戰必勝攻必取尚奚外患之足慮哉奈何勇怯之
無別差陞之不公以豢養為安以貪進為能其間固有
驍雄無敵沈鷙善謀者亦不能以自見教閱之不嚴激
厲之無術無事則驕蹇而難制有警則退縮而不前其
間固有精於技擊奮不顧身者亦莫能以自效推原其
故豈非爵賞間猶有所當察者乎有功者未必盡錄則
宣力者怠無功者反先獲賞則當得者怨或經營求據

以為就試之階或泛濫妄申以徇親故之求為弊若此
雖恩賞日增果足以示激厲乎比者詔旨丁寧令薦舉
曉暢兵機俾拓足闕額教閲而誕謾欺罔者戒以毋干
邦憲是固欲擇將練兵而革冐濫之弊也然人情多私
未必實應積弊滋久未易遽革作而新之夫豈無術而
或者乃曰將固當擇若考其素求其全恐未易得用人
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貪而使功不如使過亦可
以責其後效不知其說果可行否臨邊之民熟於戰闘

招使戍守必能遇敵不懾而或慮其未必樂從拘繫之
囚亡賴輕生剌充敢勇必能摧鋒陷陣而或恐其難御
不知何以處此至若功賞之申責之主帥而不實者責
罰則孰敢為欺然六級之差繩之以法而或以罰太重
議之偽冒者窮究追毀而為之營求者罰亦併及則必
知所警然賞疑從予所以廣恩若考覈太嚴恐當得者
亦因而沮遏此又不可不慮也諸君通達國體必有至
當可行之策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恃以憑藉扶持者固不一而止而大要則曰國論曰人才曰民心蓋國論者政令之所從始人才者事功之所由立民心者又有關於理亂安危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則國論其可以不定乎定則不搖於浮議而無輕變之患然入粟之議反覆論難而不決屯田之議前後依違而不定而識者乃謂其議盡天下之心何耶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則人才其可以

不辯乎辯則賢否不容於並進然跅弛之士能立功名
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負則才勝德者似亦未可以
輕棄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大賚四海萬姓悅服是民
心不可以不結也然濟人於溱洧者乃譏其不知為政
遺衣遺食者或謂其所惠之未廣豈善政善教足以得
民而不偏愛者初無損聖人之仁歟恭惟主上下詔求
言和顏受諫或令集議或令看詳固欲國論之一定也
為官擇人求賢用吉而曉兵機通財計與夫堪充將才

者又令薦舉固欲人才之不遺也發粟散財寬租已責而蹂踐之區流離之民復勞來而安集之又所以固結斯民之心也然戰守之議彼此異見秤提之令前後屢更履畝未幾慮其紛擾而隨罷混試方行恐其叢雜而復分議論若不一矣豈因時施宜固不容於固執耶然昔人謂先定規模而後從事又謂天下之事惟審其是定而不移乃可成務以是而主國論不知果可以一定而不易乎闊論高談者若善謀輕舉妄動者若敢為露

才揚己者若多多而益辨視事遷就者若隨機而應變其眞僞固未易辨也而人才因事而後見亦安可遽疑而不之用耶然論辯官才者必論定然後官而知人之道亦在於聽其言而觀其行以是說而選任果可以得人否乎斛面方減而挨究復行逋負方竊而催督如故貧困當恤而廩給難繼告戒非不切而奉行不虔是民瘼猶未蘇也然得其心有道惟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仁義公恕以統天下自可使無異志即是理而行

之果可以得民心否乎然是三者雖若不同而脈絡未嘗不相通國論定則無好尚之偏而有才者皆可以自見人才既有以自見則凡所施設必合於人心而孰不樂戴或者又謂天下無難為之事惟患乎無可用之才苟衆賢和於朝則同聲相應國論不期而自定合三者而言之又不知何者為先歟夫識時務在俊傑諸君博古通今其必有以處此詳著於篇以備上之采擇